



姚雪垠著作小集

牛全德
与红萝卜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张家新

姚雪垠著作小集
牛全德与红萝卜
姚雪垠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 4.625印张 90千字
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49,000册
统一书号 10105·315 定价 0.43 元



序 言

近两年来，河南人民出版社多次派同志来北京看我，希望我将什么作品交给河南出版。我是河南人，对家乡出版社的这种殷切情意深为感动。从开始我就答应家乡同志的要求，但是我正忙于赶写《李自成》，旧作长篇小说《春暖花开的时候》和《长夜》都已经“许了人家”，别的作品没有时间写，刚准备或开始写的著作，就有别的出版社约定出版，所以对家乡出版社的空口许诺总是不能兑现，常使我在心上担着亏欠。每次看见从河南人民出版社来索稿的同志和信件，都增加我歉意。

不管怎么说，河南是我的诞生地，她哺育了我的童年和少年，而青年时代也有一半时间在河南学习、生活和斗争。如今我七十岁，回顾起来，我最熟悉的语言是河南人民的语言，最熟悉的风土人情是河南解放前到解放初年的风土人情。这两个方面，至今还继续对我的文学创作发挥重要作用。读一读《李自成》就会清楚。因此，尽管在河南我也有精神挫伤与痛苦的日子，但是这是一时现象，无碍于我对家乡人民怀着深厚的

感情。由于这种感情，我常常私自考虑：我除住在北京从事写作和出版我的著作之外，还应该对发展故乡人民的文化事业直接有所效力，哪怕贡献微小的力量也好。现在决定将一些旧作品和新作品交给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，编为《姚雪垠著作小集》，也就是这一心愿的一个方面。将来条件成熟，我希望自己还能在别的方面为家乡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
在解放前我发表过若干部长篇、中篇和短篇小说，还有散文、杂文、论文等多篇。这些著作，有部分曾出版过单行本。我的全部旧作，解放后都没有再出版，我自己也很少保存。一九七三年春天，我已经被允许继续写《李自成》，有一天去武汉市图书馆借书，馆员们高兴地告诉我，他们收集了我解放前的不少作品，单独存放。我笑着回答说：“好啦，以后再有人批判我，我就告他们到你们这里找批判材料。”虽然我说的是一句笑话，但是笑里边含有一个老作家的时代眼泪。现在时代变了，过去那一股极左思潮受到批判，对老作家、各种老专家、老知识分子的极其错误的态度正在被纠正，而以往的文学艺术作品开始受到正确对待。于是，广大读者想看到我从前的作品，而一些出版社想重印我从前的作品。这是最近两年的时间，它说明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，也是我国文艺事业和出版事业走向繁荣的开始。作为一个虽无重要成绩而确实辛勤大半生的老作家，我对这新的历史时代特别感奋。

决定交给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姚雪垠著作小集》，每一本在十万字左右。最多不超过十五万字。暂以解放前的

旧作品为主，也包括解放后的新作品。第一批计划出版五本，争取在两三年内出完，其中包括：中篇小说《牛全德与红萝卜》、短篇小说选集《差半车麦秸》、散文选集《大嫂》、论文选集《文学杂论》等。以上五种出齐之后，倘若读者认为这些小册子尚有一读的价值，我将再出五本，到十本为止。

先将《牛全德与红萝卜》拿出付印，作为《小集》的第一本出版，仅仅因为我手头有它的复制本，而其它稿子尚在多方收集中。这本中篇小说是我三十岁时的作品，幼稚是不可避免的。一九四一年在重庆发表之后，由于它在语言方面的特色，还有风格的别致，引起读者的兴趣和重视。关于这两个问题，我将在回忆录《学习追求五十年》中作些说明，现在不用专门谈了。

1980年8月10日于北京

—

“是你吗，牛全德？”

“报告队长，什么事情？”

“是你偷吃了老百姓的鸡子不是？”

“报告队长，不是我，”牛全德把脸孔绷得挺紧的否认说，但心中却在暗笑。

“你知道我们是抗日的游击队，”分队长皱着眉头说，
“我们必须依靠老百姓，就好比鱼依靠水一样。你明白吗？”

“报告队长，我明白。”牛全德的心中有点厌恶，想着：“又是这一套！老子混军队混了十几年，靠的是朋友跟枪杆儿，从来没靠过老百姓！”

“既然明白，你就不应该常常吊儿浪荡的不守纪律……”

“报告队长，”牛全德截住分队长的话头说，“军队里什么规矩我全知道，队长如若查出我破坏军风纪，请队长重重地惩办我。”

“如果查出来，”分队长用严肃的口气说，“可别说我不客气！”

“是！”

分队长无可奈何地盯了牛全德一眼，摆一摆下巴尖：“好，让我查一查再讲。”

“是！”牛全德行个举手礼，从分队长的面前退走了。

一离开分队长，牛全德就发起火来，连眼睛球也差不多变成红色。走向第三班的草屋以后，牛全德不住地漫骂着，唾沫星向同志们的脸上乱迸。

“操你娘的！尿泡尿照照你自己的影子，头上的麦糠还没有拍掉，可就知道扒灰啦，可恶！”

大家用笑脸望着他，没有人敢说一句话。牛全德点着了一根纸烟，又气呼呼地拍着胸膛骂：

“我，我牛全德十六岁就混军队，热肚皮磨着冷枪子儿，磨了十几年，从死人堆里打跟头打出来，大江大海全见过，鸡毛翼也想挡住路子吗？好，老子偏要叫你瞧一瞧！”

大家都知道他骂的是哪一个，他骂的是第二班的一位同志。这是一位不大爱说话的庄稼人，近来同志们都向他叫红萝卜，很少人再叫他的名字王春富。一提到这位庄稼佬，牛全德就轻蔑地把鼻子一哼：

“那家伙呀，他要能抗日你把我牛全德双眼挖掉！他屁股下坐着十多亩一脚踩出油的河头地，等稍微平静一点儿，你瞧吧，他准是把枪一扔，鞋底子一磕^①回家啦，你用绳子

① 北方的乡下人多是赤脚穿布鞋，路上又多灰多沙，沙砾容易跳进鞋里边，所以有时得把鞋脱下来磕一磕。

拴也拴不住！”

停一停，牛全德又补上一句：

“分队长收留这么一个庄稼佬，简直是瞎了眼睛！”

牛全德脾气坏，而且是班长；当他发火的时候，班里的同志们没人敢做声，像老鼠看见了猫儿一样。在班里只有副班长陈洪和他是老交情，敢规劝他，就是拿话顶冲他也不要紧。

“老牛，你这个家伙，”陈洪一团和气地瞅着牛全德的脸孔说，“你发的什么牛性子？三天不抵人就角尖儿痒么？你一没醉，二没疯，为什么肚里有话不好好儿讲出来，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一气？”

牛全德把眼睛一瞪：“老子骂人你管得着么？”

“俗话说，‘儿大不由爷’，老子当然管不着！老牛，你好有一比：你一发火就象是疯狗跑进会场里——乱咬！”

“滚你娘的！”牛全德将陈洪推了一把，笑着骂：“你以为老子不敢揍你么？”

陈洪顶摸清老牛的脾气：你千万别对他客客气气的；你能够同他乱打乱骂，他才认为你跟他够交情。所以，一看见牛全德露出笑脸，陈洪就指着他的鼻尖骂起来：

“你这个混蛋玩意儿，老脾气总是不改！你现在既不是汤土匪，又不是在军阀手下混军队，随随便便地骂同志……”

“呸！什么毛桃青杏野谷子，都是咱的‘同志’嘛！”牛全德咆哮说，将烟头狠狠地向陈洪的身上摔去。“老弟，我牛全德东西南北走了十多省，什么事情都见过，什么朋友都交过。你想，他红萝卜如果够得上算‘同志’，也该讲朋友，

讲义气，何必在背后说小话陷害老子？哼哼，什么‘同志’哇，你称一称他有几斤几两！”

陈洪坚持说红萝卜是一个走树下怕树叶儿打头的胆小人，平素不见他多嘴多舌的，决不会在队长面前扒同志的灰。但牛全德反驳说：

“别看他平素不哼不唧的，啞吧蚊子咬人才狠哩！”

二

这支小小的游击队才建立没有多久，内部乱得跟懒婆娘的头发一样。

队长原是一个热心救国的小学校长，本县青年救国会的重要分子，并没有带兵经验。县城一沦陷，军队一撤退，就有游击队在四乡纷纷成立。有的游击队是县长直接率领的，保护着各机关和官绅家眷，住在离城很远的深山里，偶然也出来到城边扰乱一下，不过出来的重要任务还是催粮和催款。有许多小股游击队是属于地方绅士们的，如象区长和联保主任之类。他们各有自己的游击队，互相联合，又互相倾轧、仇杀。青救会起初就料到这些武装力量不可靠，在县城快要沦陷时决定自己建立真正的抗日武装。这位小学校长，就在这紧要关头从城里走到乡下，很少人知道他的行踪。等他再

出现时，他就变成一支游击队的分队长了。

分队上有二十几支枪，长的、短的、好的、坏的都有。一部分枪是分队长利用他的人事关系发动起来的，另一部分是在我们的大兵团溃退时趁机会拾的。他觉得在草创时候很需要象牛全德这样人物，于是就让牛全德做了班长。牛全德也确实能干，他一参加后就马上吸引了几支好步枪，而且跟着枪支而来的都是火线过硬的小伙子。

红萝卜比牛全德早来不久，和分队长粘一点拐弯亲戚。他跟牛全德是同村人，不过他们谁也瞧不起谁，看起来好象有深的冤仇。牛全德疑心红萝卜在队长面前扒他的灰，所以一遇见红萝卜就要挑战。

“妈的，老子玩的枪比你见过的还多得多，你还想在老子的眼里撒灰么？可笑！”

牛全德认为他自己是老行伍，见过世面的人，别说他不把红萝卜夹在眼角，就连分队长也没有被他重视。他的参加游击队，一小部分是出于一种直觉的爱国观念，不甘心做鬼子顺民，大部分是因为想找一个出头之地，浑水中摸一摸鱼。一遇到什么不如意，牛全德就要找一个对象来发泄一下，而红萝卜就成了他的固定的出气筒子，常常平白地受他欺负。

“操你娘，算什么货色啊！”有一次他毫无理由地骂红萝卜。“你要会拿着枪去打日本，乌龟还会上树哩！”

红萝卜恨得要死，拚命地咬着牙根，装做没听见，只敢在肚里说：

“我不还嘴，你骂的都算骂你自己的！”

看红萝卜挂起免战牌，牛全德感到很空虚。他打算去闯敌人一膀子，但敌人已经低着脑袋走开了。

“红萝卜是好人，”大家很同情地批评说。

这位好人一定很痛苦吧，你看他在没有事情的时候，老是垂着脑袋，锁着眉头，不言不语地抽着烟袋，想着心事。

“喂，红萝卜，你为什么老是同牛全德合不来？”陈洪有一次抓着红萝卜的肩膀问。“是从前打过架不是？”

红萝卜摇摇脑袋，一边抽着旱烟袋，一边从地上拾起一根麦秸棒，用指甲慢慢地掐着。停了半天，他才说：

“没有办法合得来，他从小儿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做活人。”

“大家都晓得你是一个老实人，”陈洪安慰说。

“这年头不宜做老实人，”红萝卜慨叹说，“老实人没有用！”

红萝卜怯怯地向陈洪望了一眼，又摇摇脑袋，出口闷气，不再言语了。他心中很难过，想着：

“唉，还是住在家里好！……”

三

红萝卜的家住在城边的一座小庄上。家里，有从祖父手

中传下来的几间小草房，有从祖父以来不断添配的各种农具，在大门外还有一个小小的菜园子。

他的出身和牛全德完全两样，牛全德自来没有象这样一个美满的家。

牛全德的童年时代是住在土地庙里，没有父母，没有家产，靠一位赌博汉叔叔过活。从叔叔那里，他学会了赌博和生活的知识。后来叔叔死了，他除掉承继了一付纸牌和六颗色子（骰子）之外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叔叔本来是有一条破被子和几件破衣服的，但都被债主们抢光了。

有一天，人们看见小牛全德穿着一件大得不相称的破棉袍，口袋里装着一副纸牌和六颗色子，大摇大摆地走出村子。一位坐在村边晒太阳的老头子用昏花的眼睛望一望小牛全德，向地上吐口浓痰，喃喃地说：

“小家伙，你的靠山倒啦，好好儿讨饭吧。唉，你为什么不预备一根打狗棍子呀？”

牛全德耸耸鼻子，没有说话，顺手从地上摸起来一块瓦片儿向树上的老鸱打去。老鸱一飞，牛全德一赶，不提防踩着袍子襟，踉踉跄跄地打个前栽。老头子关心地望着他，望着他唱着梆子腔一晃一晃地消失在大路沟里。

谁晓得这个小流浪汉打的什么主意呢？他既不是去讨饭，那么说他是去散步吧，可以的，因为他平日游逛惯了，也许到晚上仍然会回到土地庙；说他是去搬家吧，也可以的，因为他的全部家产都带在口袋里，也许从此就不再回来。

过了好久，人们才知道那一天小牛全德既不是散步，也

不是搬家，而是往城里吃粮去了。

离别了故乡十多年，当年的老头子差不多死光了，壮年人都老了，孩子们都结过婚，而且生儿养女了。但风尘归来的牛全德仍然没有一个家。虽然牛全德常骄傲地说他在外边会有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，却没人肯十分相信。假若他在外边也有一个家，他为什么一点也不思念呢？

常常思念着家的倒是红萝卜。他常常垂着脑袋，锁着眉头，叹息一声，咕哝说：

“什么时候鬼子才退走呢？……唉，地要荒得不成样子啦！”

四

红萝卜曾经谈过关于家的故事，那故事是相当有趣的。

从前，红萝卜不怕飞机，他相信日本的飞机不会轰炸老百姓。在街上赶集的时候，在地里锄地的时候，常有成群的涂着太阳徽的飞机打头上飞过，别人跑，他不跑；他大张着嘴巴，仰着脸子看，心里奇怪着为什么飞机会飞，而且飞得那么快，那么响。

飞机果然全是路过，从来没投下一个弹，这使得红萝卜越发地坚信他自己的意见。

可是有一天，就是县城沦陷的前两天，出乎红萝卜的意料之外，出乎一切和平居民的意料之外，有九架飞机飞来轰炸。红萝卜从来没见过飞机飞得那么低，几乎连驾驶员的鼻子眼睛都看得清楚；从来没听过飞机和炸弹的响声是那么可怕，连耳朵都要震聋了。

飞机在城厢里外投着弹，射着机关枪。房子在燃烧着。地在震动着。天空里充满了黄色的烟雾和灰尘。好象有人在大门外警告红萝卜：

“快找一个地方躲一躲，不是玩儿的！”

红萝卜吓得用被子蒙在头上，伏在门槛里边，有时连呼吸差不多快要停止，有时又喃喃地求菩萨保佑。他的老母亲伏在神桌下，不停地许着愿心。一只邻家的瘦狗不知什么时候误逃进红萝卜的屋里来，夹紧尾巴，偎着他伏在地上，轻轻地打着哆嗦。

飞机似乎从头上过去了，但炸弹依然在远处响，地依然在微微打颤。偶然一抬头，红萝卜发现一只邻家的老母猪走进他的小菜园，毫无忌惮的拱吃萝卜。红萝卜迅速地从地上坐起来，恐怖炸弹的观念立刻模糊了。他挥着手向菜园里大声叫着：

“猪！噢吼！噢吼！……老子打死你哩！噢吼！噢吼！……”

老母猪在萝卜地里大摇大摆地吃着走着，仿佛全没有听见似的。

红萝卜的脸皮原来是红的，现在气得发紫，连眼睛也气

红了。他又叫一阵，毫无影响，随即激怒地跳起来，头上顶着那条耀眼的红被子，跑进小菜园。但那只蠢猪是一个非常贪嘴和顽固的家伙，屁股上挨一脚就向前跑两步，停下又拱，又拔出一根萝卜。如果颧子或耳朵上挨了一脚，它就叫唤一声，转个方向。红萝卜好容易把它驱赶到萝卜地尽头，希望它走出小菜园，但它怔了一下，立刻又执拗地转回头来。

红萝卜无可奈何地同老母猪在小菜园中来回地兜着圈子。他不断地踢着、打着、骂着；起初他只是骂老母猪，随后连猪的主人也被他骂了起来。红萝卜又气又急，头顶上冒着火星。

红被子呢？红被子可能是被红萝卜完全忘了。他将红被子忽而顶头上，忽而搭肩上，忽而拖地上，弄得满菜园变成了一片红色……

突然，象天崩地裂一样的，一种极其猛烈的爆炸声把红萝卜震倒在萝卜地里。尘土和火药气变成一团雾，把他埋起来。足足有一刻工夫，红萝卜迷迷糊糊的，差不多什么感觉也没有了。

红萝卜清醒之后，飞机的声音已经微弱了。周围的尘雾消散了，猪也没有了。篱笆残破不堪了，零散的竹篱上闪着阳光是黄色的，好不凄凉！那条倒霉的红被子不知怎么远远地抛在葱地里，也不再红得耀眼了。他想，自己准是被炸死了，如今的红萝卜只是一个可怜的鬼魂罢了。他想哭，他是多么地需要放声一哭啊！

“多可怜！”红萝卜在肚里哭着说，“以后永远不得同

一家人在一起过生活了！唉，这一死，庄稼就没人做了！……”

然而他哭不出声音来，同时也没有眼泪。于是他用手摸摸头，摸摸身上，没有血，也不疼痛。他心里奇怪：怎么会没有伤呢？

他坐在地上发呆，喘着气，休息了一会儿。

一会见，他站起来，拍拍尘土，神情恍惚地向院子走去。

院子里有硫磺的气息，有一个比人的身子还深的大圆坑。

红萝卜定睛一看：拴牛的那间草棚子炸塌了；黄牛炸死了，一条牛腿挂在门口的小树枝上；老母亲躺在菩萨面前，半个脑袋不知去向了；菩萨和神桌炸飞到别处了；房子也东倒西歪的，天上露着洞，墙壁裂开缝，完全不象从前的模样儿了。

红萝卜跑去搀一下母亲的胳膊，想哭，还是哭不出声音来。他有点害怕母亲的样子：退出去坐在小黄牛的死尸旁边，迷迷糊糊的，傻子似的，不动，也不说话。可是大颗的泪珠儿静静地滚着，滚到下巴颏，噗嗒噗嗒地向下滴着。

“我是在做梦吧？”红萝卜默默地想着，希望再过一会儿梦就醒了。

到下午，邻居们帮助红萝卜把母亲装在一口白木棺材里。但红萝卜不知道放声哭，也不知道吃东西。他直着眼睛看人，象个白痴。他的耳朵也有几分聋。他轻易不说话，说话